

鲁迅谈自己的杂文集

说 明

一、本书辑录鲁迅先生的著作、书信、日记中有关他自己杂文集的言论，供读者学习鲁迅杂文时参考。

二、本书辑录的言论，按集子和篇目汇编。每个集名下，前一部分是对本集的总的论述；后一部分是对本集有关篇目的具体论述。

三、为便利读者翻检，本书所收篇目排列的次序，基本上按十卷本《鲁迅全集》中先后次序排列。

四、本书辑录的材料主要来源是：《鲁迅全集》（1956至1958年出版，略称《全集》）、《鲁迅书简》（1946年出版，略称《书简》）、《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译，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1月出版）、《鲁迅日记》（1961年出版，略称《日记》）等。

五、由于编者水平所限，缺点、错误一定很多，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76年元旦于济南

120 80/00

目 录

概述	(1)
《热风》	(3)
《随感录三十七》	(5)
《五十六“来了”》	(6)
《即小见大》	(7)
《望勿“纠正”》	(7)
《华盖集》	(8)
《咬文嚼字》(一)	(11)
《青年必读书》	(11)
《通讯》	(13)
《战士和苍蝇》	(13)
《导师》	(13)
《长城》	(13)
《忽然想到》(七)	(14)
《“碰壁”之后》	(14)
《并非闲话》	(15)
《我的“籍”和“系”》	(16)
《公理的把戏》	(16)
《华盖集续编》	(16)
《古书与白话》	(20)
《不是信》	(20)
《厦门通信》	(20)
《厦门通信》(三)	(20)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	(21)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21)
《坟》	(23)
《人之历史》	(32)
《摩罗诗力说》	(32)
《我之节烈观》	(32)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33)
《娜拉走后怎样》	(33)
《未有天才之前》	(33)
《论雷峰塔的倒掉》	(33)
《说胡须》	(34)
《论“他妈的！”》	(35)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35)
《而已集》	(37)
《略论中国人的脸》	(38)
《革命时代的文学》	(38)
《略谈香港》	(39)
《读书杂谈》	(39)
《辞“大义”》	(39)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40)
《大衍发微》	(40)
《三闲集》	(40)
《无声的中国》	(45)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47)
《怎么写》（夜记之一）	(49)
《“醉眼”中的朦胧》	(49)
《在上海的鲁迅启事》	(50)

《通信》（并Y的来信）	（ 50 ）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 50 ）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 50 ）
《采石作〈二月〉小引》	（ 51 ）
《我和〈语丝〉的始终》	（ 51 ）
《鲁迅译著书目》	（ 51 ）
《二心集》	（ 52 ）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 57 ）
《〈艺术论〉译本序》	（ 58 ）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 58 ）
《上海文艺之一瞥》	（ 58 ）
《〈野草〉英文译本序》	（ 58 ）
《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 58 ）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并Y及T来信）	（ 58 ）
《现代电影和有产阶级》	（ 58 ）
《伪自由书》	（ 59 ）
《不通两种》	（ 64 ）
《颂萧》	（ 65 ）
《曲的解放》	（ 65 ）
《“以夷制夷”》	（ 66 ）
《“多难之月”》	（ 66 ）
《南腔北调集》	（ 67 ）
《“非所计也”》	（ 71 ）
《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	（ 71 ）
《“连环图画”辩护》	（ 71 ）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 72 ）
《〈自选集〉自序》	（ 73 ）

《听说梦》	(73)
《论“赴难”和“逃难”》	(73)
《为了忘却的记念》	(73)
《看肖和“看肖的人们”记》	(73)
《〈守常全集〉题记》	(74)
《又论“第三种人”》	(74)
《“蜜蜂”与“蜜”》	(75)
《给文学社信》	(75)
《〈一个人的受难〉序》	(75)
《祝〈涛声〉》	(75)
《小品文的危机》	(76)
《〈木刻创作法〉序》	(76)
《论翻印木刻》	(77)
《〈总退却〉序》	(77)
《准风月谈》	(78)
《夜颂》	(84)
《推》	(85)
《序的解放》	(85)
《晨凉漫记》	(85)
《豪语的折扣》	(86)
《为翻译辩护》	(87)
《各种捐班》	(87)
《四库全书珍本》	(88)
《登龙术拾遗》	(88)
《关于翻译(上)》	(89)
《礼》	(89)
《打听印象》	(89)

《双十怀古》	(89)
《重三感旧》	(90)
《感旧以后》 (上)	(92)
《扑空》	(93)
《归厚》	(93)
《青年与老子》	(94)
《花边文学》	(95)
《批评家的批评家》	(102)
《谩骂》	(102)
《过年》	(102)
《法会和歌剧》	(103)
《论秦理斋夫人事》	(103)
《倒提》	(103)
《论重译》	(104)
《玩笑只当它玩笑》 (上)	(104)
《迎神和咬人》	(105)
《且介事杂文》	(105)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108)
《〈草鞋脚〉小引》	(109)
《儒术》	(110)
《〈看图识字〉》	(110)
《隔膜》	(111)
《〈木刻纪程〉小引》	(111)
《买〈小学大全〉记》	(111)
《韦素园墓记》	(112)
《忆韦素园君》	(113)
《忆刘半农君》	(113)

《答曹聚仁先生信》	(114)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117)
《门外文谈》	(117)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118)
《中国语文的新生》	(118)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118)
《“以眼还眼”》	(119)
《说“面子”》	(119)
《脸谱臆测》	(119)
《随便翻翻》	(121)
《拿破仑与隋那》	(121)
《答〈戏〉周刊编者信》	(121)
《寄〈戏〉周刊编者信》	(122)
《中国文坛的鬼魅》	(122)
《病后杂谈》	(123)
《病后杂谈之余》	(123)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129)
《阿金》	(129)
《且介亭杂文二集》	(130)
《叶紫作〈丰收〉序》	(133)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133)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137)
《从“别字”说开去》	(137)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138)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140)
《鎌田诚一墓记》	(141)
《弄堂生意古今谈》	(142)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142)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	(143)
《什么是“讽刺”?》	(143)
《论人言可畏》	(144)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144)
《文坛三户》	(144)
《从帮忙到扯淡》	(144)
《“题未定”草》 (一——三)	(145)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	(147)
《几乎无事的悲剧》	(149)
《三论“文人相轻”》	(149)
《四论《“文人相轻”》	(150)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150)
《“题未定”草》 (五)	(150)
《论毛笔之类》	(151)
《逃名》	(151)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151)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151)
《萧红作〈生死场〉序》	(152)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154)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155)
《杂谈小品文》	(156)
《论新文字》	(156)
《且介亭杂文末编》	(157)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157)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158)
《我要骗人》	(159)

《〈译文〉复刊词》	(159)
《白莽作〈孩儿塔〉序》	(159)
《写于深夜里》	(162)
《三月的租界》	(163)
《〈出关〉的“关”》	(163)
《捷克译本》	(164)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164)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166)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167)
《文人比较学》	(167)
《大小奇迹》	(167)
《难答的问题》	(167)
《登错的文章》	(167)
《我的第一个师父》	(167)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168)
《〈苏联版画集〉序》	(168)
《“这也是生活”	(169)
《“立此存照”》(一)	(169)
《“立此存照”》(二)	(169)
《死》	(170)
《女吊》	(170)
《“立此存照”》(三)	(170)
《“立此存照”》(四)	(170)
《“立此存照”》(七)	(171)
《集外集》	(171)
《斯巴达之魂》	(184)
《说钅》	(184)

《梦》	(185)
《爱之神》	(185)
《桃花》	(185)
《他们的花园》	(185)
《人与时》	(185)
《他》	(185)
《渡河与引路》	(186)
《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186)
《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	(187)
《“音乐”？》	(187)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 传略》	(188)
《〈痴华鬘〉题记》	(189)
《〈穷人〉小引》	(189)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190)
《关于〈关于红笑〉》	(190)
《〈淑姿的信〉序》	(191)
《选本》	(191)
《哀范君三章》	(193)
《送O. E. 君携兰归国》	(195)
《赠日本歌人》	(195)
《无题》（大野多钩棘）	(195)
《湘灵歌》	(195)
《无题》二首（大江日夜向东流）	(195)
《送增田涉君归国》	(196)
《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	(196)
《偶成》	(196)

《赠蓬子》	(196)
《一二八战后作》	(196)
《自嘲》	(197)
《教授杂咏》四首	(197)
《所闻》	(197)
《无题》二首（故乡黯黯锁玄云）	(197)
《无题》（洞庭浩荡楚天高）	(197)
《答客诮》	(197)
《赠画师》	(198)
《二十二年元旦》	(198)
《题〈呐喊〉》	(198)
《题〈彷徨〉》	(198)
《悼杨铨》	(199)
《题三义塔》	(199)
《无题》（禹域多飞将）	(200)
《悼丁君》	(200)
《赠人》二首	(200)
《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	(200)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200)
《无题》（烟水寻常事）	(201)
《报载患脑炎戎作》	(201)
《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	(203)
《秋夜有感》	(203)
《辛亥残秋偶作》	(203)
《集外集拾遗》	(204)
《怀旧》	(204)
《〈蛻龕印存〉序（代）》	(205)

《南齐〈吕超墓志〉跋》	(205)
《破〈唐人说荟〉》	(205)
《关于〈小说世界〉》	(205)
《看了魏建功君〈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206)
《又是“古已有之”》	(206)
《通讯》(致郑孝观)	(206)
《诗歌之敌》	(206)
《关于〈苦闷的象征〉》	(206)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207)
《来信》(致孙伏园)	(207)
《启事》	(207)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208)
《〈何典〉题记》	(208)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209)
《〈走到出版界〉的“战略”》	(209)
《〈绛洞花主〉小引》	(211)
《老调子已经唱完》	(211)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213)
《〈游仙窟〉序言》	(213)
《关于小说目录两件》	(214)
《关于知识阶级》	(214)
《通讯》(柳无忌来信按语)	(215)
《文艺的大众化》	(215)
《〈浮士德与城〉后记》	(215)
《〈静静的顿河〉后记》	(215)
《〈铁甲列车Nr. 14—69〉译本后记》	(215)
《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牺牲〉说明》	(215)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216)
《今春的两种感想》	(216)
《〈不走正路的安德伦〉小引》	(218)
《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	(218)
《两封通信》(复魏猛克)	(218)
《我的种痘》	(219)
《〈北平笈谱〉序》	(219)
《上海所感》	(220)
《〈引玉集〉后记》	(221)
《做“杂文”也不易》	(222)
《给〈戏〉周刊编者的信》	(222)
《给〈译文〉编者订正的信》	(222)
《〈译文〉终刊号前记》	(222)
《〈城与年〉插图本小引》	(223)
《答世界社信》	(224)
《答世界社问：中国作家对于世界语的 意见》	(224)
《〈文艺研究〉例言》	(224)
《重印〈十竹斋笈谱〉说明》	(224)
《题〈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赠季弗》 ..	(225)
《介绍〈海上述林〉上卷》	(225)

概 述

我虽也想写些创作，但象中国今天这个样子，总觉得不行。最近适应社会的需要，写了些短评，因此更不自由了。但时势所迫，也无可如何。

《给增田涉的信》（1933年3月1日）《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30页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小品文的危机》（1933年8月27日）《全集》卷4 443页

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象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

《做“杂文”也不易》（1934年9月6日）《全集》卷7 685页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且介亭杂文〉序言》（1935年12月30日）《全集》 卷6 3页

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1935年12月31日）《全集》 卷6 360页

《热风》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

……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

* 指1918年

《〈热风〉题记》（1925年1月3

日）《全集》 卷1 369—370页

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所以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

《〈热风〉题记》（1925年1月3日）

《全集》 卷1 370页